

历时三年 倾心打造

人气作家 凌千曳
古装言情大戏

事情纠葛、步步为谋
他曾许她最盛大的人生
却徒留给她遍地哀鸿

天下 卿颜

TIANXIA
QINGYAN

上

凌千曳 著

LINGQIANYE
WORKS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天
下
無
雙
御
親

天
下
無
雙
御
親



天下 卿 韻

凌千曳
LINQIANYE
WORKS
著

TIANXIA
QINGYAN
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卿颜 / 凌千曳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
2018.6

ISBN 978-7-5552-6638-9

I. ①天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2595号

书 名 天下卿颜

著 者 凌千曳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李文峰

装帧设计 苏 涛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8

字 数 494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638-9

定 价 99.80元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古代言情

天下卿颜

TIANXIA
QINGYAN

目录【上】

- 第一章 有女深闺初养成 1
- 第二章 清铅素靥见天真 23
- 第三章 在高之台子如玉 36
- 第四章 扬尘北上漠漫漫 50
- 第五章 北阙青云逼戎虏 61
- 第六章 玉宇无尘花散香 83
- 第七章 结缘深宫分未浅 94
- 第八章 天接云涛连晓雾 109
- 第九章 红妆欲醉宜斜日 125
- 第十章 丁香空结雨中愁 147
- 第十一章 落花几时禁重露 166
- 第十二章 始到凌云方道高 183
- 第十三章 怎共铅华争胜负 201
- 第十四章 应知国内善周旋 220
- 第十五章 孤影伶仃惊甘露 232
- 第十六章 萧萧漠北风兼雨 250
- 第十七章 寻君未至变数生 263
- 第十八章 身陷囹圄玉生寒 272
- 第十九章 夜闻胡笳忧思重 281
- 第二十章 日熏黄云雪消残 292

天下 眼 新

TIANKXIA
QINGYAN

目录【下】

- 第二十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301
- 第二十二章 银瓶乍破水浆迸 329
- 第二十三章 昨昔碧落云如雪 366
- 第二十四章 一去紫台连朔漠 403
- 第二十五章 宫门寥落意多违 417
- 第二十六章 零落成泥碾作尘 440
- 第二十七章 故国隔雨相望冷 464
- 第二十八章 红衰翠减物华休 486
- 第二十九章 梦里忽觉前尘断 499
- 第三十章 寒云漠漠烟如织 511
- 第三十一章 遥向青峰忆前生 516
- 第三十二章 阴云万里昼漫漫 527
- 第三十三章 雪暗孤城草木稀 536
- 第三十四章 启天和兮洞灵心 545
- 第三十五章 无言暗将红泪弹 555
- 第三十六章 云消雪霁解寸心 563
- 第三十七章 览尽当年恩怨事 572
- 第三十八章 星雨坠梦夜无声 581
- 第三十九章 因君相问意迟迟 589
- 第四十章 舍却浮世结两心 596



第一章 · TIANXIAQINGYAN

有女深闺初养成

丰熙十六年。

我十五岁，行过笄礼，深闺初成。颜如娇花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螭首蛾眉，正是“笑随戏伴后院中，秋千架上春衫薄”的无忧年华。

父亲颜晟是丰熙五年进士，现已官至丞相。母亲出身于江南的慕容氏族，为南国富商之女，现亦是夫贵妻荣，封诰郑国夫人。

父亲饱读圣贤书，自律甚严，府上除母亲外，仅有三两名侍妾，大多时候也不亲近，不像其他官宦人家三妻四妾，女眷众多。父亲膝下唯有二女，长女颜珂，为妾室刘氏所出，现已出阁，所嫁夫婿正是中书令杨宥；幼女颜卿，也就是我。父亲年近不惑，仍无子嗣，可谓憾事。尽管如此，母亲美丽绰约，温婉恭良，父亲对其极为尊重，琴瑟和谐。

当朝大将林瀚玄之妻慕容浣沁，是母亲的胞妹，亦是我的姨母，表哥林衍止为东宫太子侍官，前途似锦。父亲与姨父为连襟，因此颜、林两家关系亲厚，常有往来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是极美的人，她的美是江南女儿独有的清雅灵性，温柔婉约，如一枝晏晏盛绽于清渠之上的纯白莲花。世人都道曾远嫁北奴的嘉瑞公主是绝色，且颇有才情，是举世无双的奇女子。我辈出身士族的女儿，恪守闺礼，明节晓义，所读之书就有嘉瑞公主亲笔所著的《闺阁训言》。

嘉瑞公主早在十数年前就远嫁北奴，我那时尚未出世，对这位传奇公主所知不多。但我自小最钦佩的人便是我的母亲。她聪敏博学，诗书皆通，却恪守女子本分，收敛于内，从不显露。母亲性格婉和，多年来主持家务，待人处世宽容大度，极受府上人的尊敬。

是日，三月初始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府中一派春日景致，柳垂金线，桃惹丹霞。我绕过回云阁，再往前，几百竿修竹倚着白墙，已是葱茏茂盛，绮霜阁前的小池

中，放养了几尾红鲤，玲珑可爱，汨汨的清泉从石缝中流出。

我身着杏黄色暗嵌流纹春衫，袖口、裙角处用丝线挑绣了淡黄色杏花，垂下细细的流苏，长发梳成双环，发髻上亦是同色绢花。

此时，我正向母亲居住的绮霜阁缓步走去。

“卿儿。”

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走至我面前，正是表哥林衍止，他身着宝蓝色箭袖服，英姿俊朗，言笑着如儿时一般来携我手。

我退后几步，避开他，笑道：“表哥，你又这样随意地出入人家内室，当心我爹爹训斥你。”

他略一点头，道：“我随母亲同来，不算擅入。”

“哦，姨母也来了。”我漫不经心地道。

衍止点头，与我并肩而行，常年的习武，令他愈加健壮挺拔，颇有将风。我想，衍止迟早会子承父业，成为大胤的将领。

衍止对我道：“后天我要随太子殿下同往西山游苑狩猎，应该有几日不能回来。”

我随意道：“能常侍在殿下左右，可是好事。”

他似是无奈地摇摇头，“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原本春猎是还要再迟些日子，不过殿下执意要现在前往。”

我默然不语，这也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。

衍止道：“妹妹怎么不问我何时回来？”

我轻轻一笑，“我何必问这个，这也不是我女儿家该关心的事。”

衍止鼻间一皱，露出些微失望的神色。

我别过脸去看池边的柳条，佯装不知。我和衍止毕竟是表兄妹，幼时来往密厚些倒无妨，但如今年纪都大了，终归要避着些，若是被父亲看见，肯定又是一番训斥。我说道：“表哥，你还是去见我爹爹吧。”

衍止还想与我多说几句，见我无心理他，只得说好，遂与我别过。

我走进绮霜阁，母亲看到我便温和笑道：“卿儿，快进来，问候姨母一声。”

我闻言，乖巧地走到姨母身前，恭敬道：“姨母好。”

姨母与母亲是同胞姐妹，两人相貌也酷肖，只是母亲素喜清淡，着装以素淡雅致为上，相较之下，姨母则显得华丽富贵，风姿绰约。

“卿儿，真是越发美丽了。”姨母招手示意我走近，似是叹道：“当初姐姐诞下

卿儿，未及满月，已是眉目清秀，粉团捏就一般，我就断言日后定容貌不凡，现已出落得亭亭玉立了，倒显得我们老了。”

母亲正随意地翻着一卷书，神色淡定，道：“岁月流梭，花谢花开，本是天理，没什么好感叹的。”

姨母轻抚我的手，抿了一口茶，“姐姐还是这样。”

母亲转移话题道：“紫嫣呢？我记得她只比卿儿小一岁，承袭妹妹美貌，现在也是美丽不可方物了。”

紫嫣是我的表妹，我们一起长大，关系素来亲厚。她的容貌与姨母极像，容颜娇美，聪明伶俐，必是绝色无疑。我与紫嫣自幼便极好，虽是姨表姐妹，却如同亲姐妹一般，见她没来，倒是有些失望。

此时提到紫嫣，姨母以神色示意母亲。

母亲会意，指示我出去，“卿儿，去庭前瞧瞧红鲤。”

我想来待着无趣，便出去。在池边瞧了一会儿红鲤戏水，又蹑手蹑脚地进去，想寻些鱼食，却无意间听见母亲与姨母的对话。

“姐姐，当下的形势难道还不够清楚吗？你莫怪妹妹多言，只是推说这本不该是女子关心的事。”

“你向来亲近宫廷，今日提及儿女是……”母亲轻若浮絮地叹息，“浣沁，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……”

姨母略有恼意道：“我不知道的太多，这与姐姐脱不了缘故。”接着声音就小了下去。

我耳中飘入姨母的最后一句，“皇后几日后在凤仪宫开宴，邀请朝中各府命妇……”

姨母这回来逗留得不久，与母亲略叙了一叙就离去了。看着天色渐晚，暮色四合，天边蔓延开一片薄薄的鸦青色，转眼间已是新月初升，清辉皎皎。

绮霜阁中，吹拂着袅袅怡人的百合香。我伏在母亲膝上，嗅着她身上淡淡的幽香，撒娇道：“母亲，可否教卿儿《五代诗词》？”

母亲合起手中的书卷，温柔道：“有这个心思，不如多临摹几遍《涑水家仪》、《闺阁训言》，免得你爹爹又说你。”

“这个容易。”我狡黠地笑道，“我抄完了《涑水家仪》、《闺阁训言》，那么我的事母亲可答应吗？”

母亲用指甲刮刮我的鼻梁，“你个鬼精灵。”母亲不喜欢艳红的豆蔻花汁，圆润透明的指甲只染上一点点淡粉色，如珍珠般光泽。

母亲若有所思，笑道：“卿儿，今天你出绮霜阁之后是否又回来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母亲言笑依旧，“听到什么，你倒说说吧。”

我略一思索，机灵地答道：“母亲，身为侄女，是不应该议论姨母是非的。”

“鬼丫头，把错儿撇得真干净。”母亲佯怒，“我们本是亲眷，没什么好忌讳的。”

我答道：“姨母素喜富贵奢华，吃穿用度处处不凡，而且姨母爱惜容貌，千金驻颜，在各府夫人中间显得过于张扬。”

母亲似是愣了一下，“你都看出来了？浣沁，是张扬，锋芒过露，她从小容貌出众，又灵气逼人，见识更不一般。”又浅浅叹道：“现在薛氏独大，她的担心怕是无道理……”

我疑惑地看着母亲，桌案柔和的烛光照着她美丽的侧脸。

此时母亲浅笑，“这本不该是女子关心的事，僭越了。”

爹爹对家中女眷管束甚严，母亲常年深居简出，对时事如此洞悉，怕是与姨母有关。

这时，阁外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，“卿儿，你是不是又动了为父的书？”

进来一人，长身伟岸，着藏青色祥云锦袍，系金色腰带，白玉束冠，面容英俊，略带薄怒之色，正是爹爹。

我心中有鬼，说话自然底气不足，“爹爹，女儿不曾拿过。”我说着扯了扯母亲的袖角。

“真的吗？”爹爹上前几步，负手站在我面前。

“士斋，是我取的。”母亲终于为我说话了。

“浣昭，你过分偏爱她了。”

爹爹眯着眼问道：“卿儿，知道破绽在哪里吗？”

我硬着头皮，摇摇头。

“第一次，你取《诗词译注》，那本书爹爹不看已有些时候了，蒙了一层灰，你拿过后，在灰上留下痕迹；这一次你取《周易》，系书的带子，爹爹向来是右结扣，你记住了爹爹结扣的手法，打的却是左结扣。怎样？爹爹可没冤枉你。”爹爹说者在正中的紫檀软榻上坐下，他看着我，略带训责的口气，“卿儿，你到底是个女孩儿，平日里应多读那些讲述妇德闺礼之书，在针黹女红上多多留心。那些男儿所读之书，你不看也罢。”

“卿儿明白。”因是在爹爹面前，我只得乖巧地应了，眼角的余光却是看着母亲。爹爹常常这般教训我，我每次都是顺从地应承了，但是我知道，事后再求一求母

亲即可。

爹爹的话还未说完，他微微板着脸，“为父膝下无子，但不打算将你假当男儿教养。你如今行过及笄之礼，再过两年就是出阁的年纪，多学着些女子该做的事方好。再说……”爹爹轻叹口气，“女子喜好这些，怕不是好事。”

“士斋，你多虑了。”母亲端上刚沏好的清心润肺茶，遣我离开，“卿儿，还不回回云阁去？”

母亲终于肯为我说话了，我不由暗中松了口气。母亲叫我回房去，我正求之不得，遂向父母道了安便回去了。

凤仪宫。

皇后设宴在凤仪宫的偏殿芙宣殿，宫中内室，刻画雕彩，居香涂壁，锦幔珠帘，穷极纨丽，国母之所，自是不同别处。

我看着宴席正中的美貌妇人——皇后，她气质雍容，身着月白色宫装，对襟、袖口均用金丝描绣了凤凰，头发绾成简约的螺髻，发髻正中插一支展翅金凤，凤口中含着颗细小莹白的珍珠，末端是剔透的红宝石，恰好落在她光洁的额头上，其余只斜插几支银簪，高华优雅，娴静中露出威仪。

母亲以郑国夫人的身份落座于皇后左侧，但她仅是蛾眉淡扫，仪容婉然，素洁如莲。

宴席中多是公侯千金，家世显赫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天生丽质，容颜娇俏，加之锦缎、罗纱，饰之珠翠、脂粉，明黄娇羞，淡粉清妍，浅蓝高雅。

我坐在离皇后最远的一张席位上，身旁是巨大的椴木花架，花盆中茂盛的枝叶如瀑布般垂下来，将我挡去了大半。

我穿着一身浅碧色的纱裙，衣料虽名贵，可剪裁一般，款式并无新意，头发上梳两个碧玉环，饰普通玉钗，在一群光彩照人的少女映衬下，我这般轻描淡写的装扮，自然是毫无起眼之处。

我正闲闲地剥弄手中的李子，看着宴席间嫩脸修眉、娇美可人的少女，百无聊赖。宴毕，侍女们端来漱盂和清水，忽然间，我身旁的花架像是被什么东西一撞，猛地震动了一下，椴木质地厚重，但架上的盆栽却移了位，直直地向我肩膀处砸来，这样被砸中不死也会伤残。

猛然间，我感觉后背被用力推了一下，整个人向前倾，接着就重重地摔倒在正厅的地面上。因为铺了厚厚的绣毯，并不痛，但糟糕的是，我撞到一个端着汤水的宫女，整盅汤全洒在我的纱裙上。我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向我聚集，狼狈又难堪。

那宫女急忙跪下，道：“奴婢一时失手，望皇后娘娘恕罪。”

我看到坐在皇后左侧的母亲，她示意地看了一眼那宫女，又瞧了瞧我。

我会意，稍整衣着，跪下，心中盘算了说辞，口中道：“臣女无状，请皇后娘娘恕罪……”

“不必拘礼。”皇后看着我，轻启朱唇，“来人，将这里收拾干净。”

我感觉皇后一直饶有兴趣地朝我看，正想退下，清丽的声音响起，“你就是颜相的小女儿吧？上来，让本宫瞧瞧。”

我怔了一下，看见母亲的美目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，随即又端庄优雅，浅笑着令我上去。

我走到离皇后三尺远的地方，躬身而立，款款行了礼，落落大方，不失礼仪。

“有没有伤到？”皇后笑语温柔。

我小声道：“回娘娘，臣女无事，刚刚的是甜汤，不烫。”

这时，皇后伸手握住我的腕骨，将我拉至身边，亲切地说道：“是桃花羹，这样清甜的香味，本宫一下就嗅出来了。”

我松了一口气，想来皇后是不会为难我这个小女子。

“这般美丽可人的小妮子，本宫刚才怎么没瞧见。”我暗自低头，皇后用纯金镶玉的护甲轻轻地托起我下颌，“而且，素装就能如此，那么盛装之下呢？”

我想推辞，支吾着不知如何应付。

皇后抢先道：“恰好裙子也脏了，高嬷嬷，带她进去换身衣服。就拿那身预备给端雩公主的。”

我被领进一间绣房，里间是梨花木雕制的家具，垂着及地的深红色帷幔，饰有白玉珠帘，装饰得十分别致。

几个灵巧的宫人打散我乌亮的长发，用玉梳蘸发膏梳顺，前面大部分头发拢起，绾成繁复的发髻，其间点缀着几支颜色娇艳的珠花，鬓边插一支嵌宝玉簪，垂下九颗圆润莹白的珍珠。

高嬷嬷拿来一身桃花粉的宫装衣裙，这是件极美的衣裳。衣襟、袖口，还有散开的裙裾上密密地绣着一朵连着一朵的艳艳桃花，瓣上缀有无数流光溢彩的细碎晶石，经过宫廷特制熏香的熏制，沁人心脾。

嬷嬷用玉碟装着珠片、云母片，在我额上贴成一个小小的花钿，立于铜镜前，真的犹如一枝含苞的桃花。

高嬷嬷出神地看着镜中的人影，喃喃道：“真是像极了郑国夫人当年的样子。”

我听了不出一言。很多人都说我与母亲极像，老嬷嬷会这样说，并不稀奇。

这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是艳惊四座，当我在几个侍女的搀护下，举止得体地向皇后谢恩，偌大的芙宣殿顿时寂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我身上。

皇后非常满意，甚至让我坐在她身侧，携着我的手，轻抚手背，叹道：“本宫在宫中多年，美貌女子见过无数。”

她将目光转向一旁的母亲，颇含意味道：“除了当年的浣昭，再也没有人能及你了。”

母亲婉顺地拜道：“娘娘如此褒美，受之有愧。”

皇后对我道：“这身衣服穿在你身上真好，本宫就赐予你了。”又吩咐高嬷嬷道：“端雪公主那里，嬷嬷就催人再尽快赶制一身。”

我正欲起身谢恩，皇后却按住我。她似是仔细掂量，自语道：“不过好像少了点金来配你。”

这时，我忽地感觉腕处一阵凉，皇后已将一只金镯套在我手上。千足纯金打造，略阔，上面雕琢着繁复却流畅的纹路，依稀是凤凰遨游，两端镶祖母绿宝石，戴在腕上，竟有些沉。

我看见周围夫人们黯然的神情，而母亲浅笑依然，却是神色复杂。

那日从皇宫返回，夜间，晚风阵阵，星斗满天。回云阁外，环绕的湖水澄碧，其间有水禽、白鹤嬉戏，湖水倒映了漫天璀璨的星光，一如这府中次第亮起的丹青琉璃灯。

我褪下那身华丽的宫装，换上家常淡绿素衫，长发用丝带梳成一束，软软地垂在胸前。

丫鬟玉笙拿了栉沐之物进来，为我卸去白日的妆。玉笙是丞相府中贴身服侍我的丫鬟，当初母亲看她沉稳可靠，就将她指派到我身边。

“小姐。”玉笙欲言又止。

“什么事，说吧。”我拿着玉篦子轻轻地梳着垂在胸前一把黑亮如缎的头发，慢慢地梳顺之后，显得愈加柔软服帖。

玉笙看着我的脸色，才斟酌着道：“今日府中得了宫中文来的赏赐，可奴婢觉察着老爷并不高兴。”

我仅是哧地笑了一声，倒是将玉笙吓了一跳。我将玉篦子放回五彩错金的妆奁中，侧过头去看菱窗外冷冷的湖水，慵懒地开口道：“怕是与有关。”

玉笙闻言，果然焦急起来，她道：“今日小姐进宫，莫非是触怒了什么人？但这也说不通，不然何来的赏赐……”

我轻轻挥手，止住玉笙的猜测，让她下去。

倚在窗前，迎面凉意沁人，我略略梳理思绪。皇后在凤仪宫设宴，邀请各府夫人前往，并特别嘱咐偕同府中小姐……莫非……我被自己的想法一惊，回忆数日前姨母的来意。

借此为太子遴选太子妃？不对，太子妃不是已内定了薛右丞相之女，当今圣上宠妃薛贵妃的亲侄女？若不为选太子妃，那便是从官宦人家的女儿中择取人选，为东宫添置侧妃或姬妾。今日皇后看我的目光殷切，怕是已中意了我。蓦然想到这里，我心中甚是黯然，无论哪一种，都不是我想要的。

次日，皇后再次召我进宫，其用意昭然。

我对此事十分倦怠，打扮梳妆自然不上心。母亲取出一身金丝绣边正红色纱裙，要我换上。

“今时不同往日，卿儿大可着装华丽些，不让人将丞相千金小看了去。”母亲将我的长发拢向中间，绾成一个高髻，斜插一支镶红宝银簪，垂着碎银流苏，相比先前的稚气青涩，既不失雅致大方，又显得淑娴成熟，气韵天然。

皇后在凤仪宫偏殿召见了我们，看见我此时的打扮，微微会心一笑。

同样被召进宫的还有林姨父之女，表妹紫嫣；太尉之女，华菁；工部尚书之女，宋琰宜。

我心中疑惑，这些人不是爹爹曾经的门生，就是与林姨父同府共事。自从皇后对我青眼有加，赐以金钗，我就时常留意揣测母亲爹爹不经意间流露的只言片语，虽不知其意，却令我莫名不安。

我恭顺地向皇后请安。皇后身边还立着一位十五六岁的俏丽少女，明眸皓齿，与皇后面容有几分相似，身上穿的正是同皇后那日赐予我一样的桃粉宫装。

这位少女必是端霄公主无疑了。我曾听人说起过，端霄公主乃是帝后亲生，又是么女，皇上皇后极其疼这个小女儿，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

“本宫邀请你们进宫小住几日，在本宫面前，不必太拘礼了。”皇后依然神色温柔。

听到“小住”，我怔了一下。不过事到如今，也只有听从皇后吩咐，再谨慎行事了。

端霄公主似乎对我饶有兴趣，自进了殿门就一直盯着我看。她的眼神中带了些许惊讶，说道：“母后，这位就是您说的容貌殊丽的相国千金？”

我谦恭道：“公主，直呼臣女颜卿便可。”

端霄公主极轻地哼了一声。她眼神中透着一股倨傲，噘起小嘴道：“你怎么不穿

着母后赐你的衣服进宫？”

我心中咯噔一下。据我所知，那套官装本是皇后要赐予端雱公主的，后又转赐予我，命人重新为公主赶制一身，怕是公主为此事耿耿于怀。

我于是低眉恭敬答道：“皇后娘娘赐衣，是对臣女莫大的恩典。臣女唯恐损坏一分一毫，自是珍之爱之，岂敢轻易穿着。”

“哦？”端雱点头，带一些恼怒的神色，“幸好你珍之爱之，算是给本公主留了几分颜面了。”

此时我身着一袭明艳轻盈的红色裙装，灼灼其华的耀目红色无疑是压过了她身上娇妍的粉红色。

我心中生起些不安，于是又面向皇后求助，“臣女惶恐，若有不妥之处，望皇后娘娘和公主恕罪。”

皇后看着我，不着痕迹地为我解围，“好了，九儿，陪母后去花苑瞧瞧花。”皇后款款起身，“你们也跟来吧。”

我们跟随其后。我与妹妹紫嫣素来亲近，携手走在并排。

古树荫荫，头顶枝干遒劲蜿蜒，映着清澄的天空，如一块剔透的玉质。宫墙之内，殿宇繁森，层峦叠翠，隐隐显露王者之气。

紫嫣年仅十四，她着淡紫色团花暗纹纱裙，鬓边饰着深紫蝴蝶穿花簪，并同色重瓣绢花，垂落细细润白米珠，耳佩新月衔云的碧环，容颜娇妩，天生丽质。比起年长的华菁、宋琰宜更为动人。

“姐姐，那身衣服穿在你身上可比公主美多了。”紫嫣凑在我耳边低语。

“紫嫣，你没瞧见公主因这事恼我吗？”我蹙着眉，“我可不想与公主结下不快。”

我们俩因自顾自言语，落在众人后面，紫嫣美目四顾，见无人，更压低声音道：“姐姐，皇后请其他人来，怕只是掩人耳目罢了。皇后的意思，难道姐姐不明白吗？”

我严肃道：“紫嫣，这些可是从姨母那里听来的？”我忽然想到母亲隐约地提到过，姨母向来亲近宫廷，那么宫廷之中，皇后怕是与姨母交往较为频繁。

紫嫣点点头，轻声道：“是。”

“紫嫣……”我欲嘱托她。

“姐姐是嘱咐我莫要再胡乱说及此事。”紫嫣向来聪慧伶俐，“放心，妹妹就当根本没有此事。”顷刻间她又恢复小儿女的情态，嚷道：“我们快些走，快跟不上她们了。”

正是花开时令，花苑中自是一番姹紫嫣红、蝶舞蜂绕的光景。隔几处就有供人休憩停驻的亭阁，雕刻得玲珑精致，曲折的回廊纤细得如美人玉带，却给人无限延伸之感，廊下挂有各色鸟雀的金丝笼，鸟鸣嚶嚶，清脆婉转。廊外，团花簇锦，姚黄、魏紫、豆绿、绛红，经宫人细心修建布局，自然之下又显得端庄，极富皇家风度。

我们随皇后走上一座建在高处的亭子，亭下层石叠嶂，石上长着鲜润透绿的苔草，清澈的细流自石上漫过，我抬头看见亭上书写着三个行云流水般的字：沁芳亭。

“母后。”端雩公主依偎在皇后身边，娇声道，“我喜欢这几位姐妹，母后可否准我留她们在宫中，做我的侍读？”

我环视一眼，华菁神色淡然，宋琰宜似乎面有喜色，毕竟官宦人家的小姐进宫做公主侍读，是一件荣耀的事，而且进宫还有那十之一二的机缘。

紫嫣微微蹙眉，她轻声道：“姐姐，若皇后召我们进宫的原意是如妹妹所说的，皇后怕是不会答应。”

果然，皇后开口道：“九儿，那些宫娥伴你读书不好吗？母后邀她们进宫，过几日就遣她们回去，不长居于宫中。”

端雩公主噢了一声，薄怒之态现于脸上。

随侍在一旁的黄公公适时上前，“公主，桃园那边桃花开得好，老奴陪公主去折几枝来插在房中，可好？”

公主与黄公公走后，皇后随即叫我们散了，“你们在这里随意逛逛吧，届时本宫会遣宫女引你们回凤仪宫。”

宋琰宜随公主一道去了，华菁似乎性子冷淡，自顾走了。我与紫嫣慢步走着。

小丫头忽然冲我狡黠地笑。

我佯怒道：“你这鬼丫头又在盘算什么？”

紫嫣吐吐舌头，“姐姐，你与公主的梁子怕是结下了。”

我微嗔，斜了紫嫣一眼，淡淡地说道：“你倒多嘴，与我何相干？明明是皇后回绝了她。”我嘴上虽这般说，心中却明了，皇后是公主亲娘，公主要怨也不会怨皇后，只会迁怒我这个与她毫无干系的女子。母亲教导我谨言慎行，如今我言行已是极尽拘束小心，却还是惹怒了公主。

“姐姐，你觉得公主仅是为了一件衣服吗？”紫嫣问。

“不见得，怕是不喜欢我吧。”

“是不喜欢姐姐比她美。”紫嫣面露一分促狭之色，愈加显得俏丽可爱，“幸好姐姐没穿那件衣服。若与公主穿得一样，姐姐依然是美人，公主就成了效颦的东施了。”

紫嫣这丫头嘴里没好话，我佯装生气，去掐她的侧脸，她咯咯笑着躲开了，一脸伶俐地道：“我夸姐姐是美人，姐姐为何不高兴，还要掐妹妹的脸？”

我们正闹着，听见远处有一年长的宫女唤了声“将国小姐”，我知是来寻紫嫣的，示意她去，我自己继续走走，让一个名为碧竹的宫女跟着我。

我俯身立在水池边的一块黝青大石上，折一枝细长的草叶挑弄水中的锦鲤，圈圈水纹映在白皙的脸上。

水中悠游过一条五彩锦鲤，素白的鳞上，随意晕染开一圈又一圈红、黄、绿、靛、紫等色彩。

我玩心大起，冲身后的碧竹喊道：“碧竹姐姐，快拿些鱼食给我。”

碧竹只当我是想喂鱼，立即寻了来给我。

我掏出袖中的罗帕，将四角绑在一根硬实的小木棍上，罗帕正中撒些鱼食，小心地浸入水中。

碧竹问道：“姑娘是想要诱捕鱼儿吗？”

我令她噤声，因为此时那条五彩锦鲤已游到罗帕中央，开始吞食鱼食。

“不就是一条鱼，倒值得你这么费事？”突地，一道清冷的声音自我头顶传来。

我蓦地一惊，手中的木棍差点滑落。一回头，看见一位约莫与我同龄的俊美少年，黑发如漆，束一顶精致小银冠，剑眉星目，面如美玉，薄唇微抿，英俊不凡。

可要命的是，他正俯着身子看我。我一转身，鼻尖几乎擦到他的下颌，莫名地与陌生男子肌肤接触，我不由得粉红了脸颊，感觉脖颈处一阵发烫，急急后退。

“小心！”他箍住我的手臂将我拉离池边。

我感觉身体向下坠，又被人用力地拉起，接着鼻梁就重重地撞在他坚实的胸前，一阵发晕，痛得不轻。

我用力地捋下他握着我手臂的手，碍于女儿家的矜持，我不好为鼻子上的疼痛做出任何言语上的回敬，但确实是恼了，自小到大，还没有人这般欺负过我。

他稍稍整理前襟，笑容和煦。我这才开始仔细打量他：身着刺绣蛟纹的玉白色锦袍，系靛色腰带，悬着香囊荷包等物，并着一枚通体翠绿的环状玉佩，垂着青色流苏，打成精致繁复的璎珞结。

碧竹吓了一跳，忙上前毕恭毕敬地请安，朗朗地道：“奴婢见过七殿下。”

我一惊，七殿下——高奕析。想不到眼前的少年，竟是当今皇上的七皇子，亦是皇后所出，和端雪公主是嫡亲的兄妹。

高奕析笑得促狭，“母后曾夸你容颜殊美、举止大方，还听闻颜相教女甚严，怎么你……”